

来风

初度玉门关

鸿平

247.5
413



I247.5
3413

RK83107

春风初度玉门关

鸿 平



石油工业出版社

B 592804

本书是翁文波夫人的遗作。作者借虚构的人物，描绘了解放前中华儿女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创与民族盛衰攸关的石油工业的业绩。在玉门油矿创建五十周年之际，我们将此书奉献给那些为中国石油工业献身的人们。

春风初度玉门关

鸿 平

*

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二区一号楼)

石油工业出版社激光照排排版

北京石油附中校办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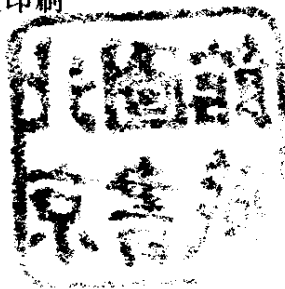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frac{1}{2}$ 印张 140千字 印1—1,500

1989年4月北京第1版 198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21-0302-3/Z·3

定价：1.80元



目 录

一	吟诗出关	(1)
二	两个同事	(10)
三	表姐之死	(16)
四	喜出望外	(25)
五	石油河畔	(29)
六	各怀“苦衷”	(35)
七	烦恼百出	(42)
八	患难之交	(47)
九	苦命孩子	(52)
一〇	姨进矿区	(56)
一一	一场风波	(67)
一二	冷霜之谜	(75)
一三	悲惨遭遇	(81)
一四	水火无情	(87)
一五	荒唐世界	(98)
一六	新的生命	(105)
一七	飞来横祸	(114)
一八	波涛汹涌	(120)
一九	胜利之忧	(125)
二〇	玉娃蒙难	(131)
二一	不白之冤	(140)
二二	同游“仙境”	(146)

二三	初试锋芒	(151)
二四	破灭的梦	(156)
二五	恶有恶报	(164)
二六	“今古奇观”	(168)
二七	祁连风暴	(172)
二八	芳心初动	(177)
二九	情深似海	(183)
三〇	迎接黎明	(188)
三一	戈壁曙光	(192)
三二	春风劲吹	(196)

一 吟诗出关

一九四一年初秋。

十七岁的少女洪庆经过长途旅行终于来到酒泉她姨家。

酒泉是个县城，也是西北的一个重镇，其实并不大，只有一条象样的街道。商店不多，商品也寥寥无几，陈设的多是高统皮靴、毛毯、皮货等，并且经商的大都是维吾尔商人。行人中混杂着服饰繁乱的少数民族，看来这里还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呢。

姨陪着她在街上逛了一趟，她觉得很惬意，总算开了眼界，看到了祖国大西北的城镇。只是路旁檐下那些十来岁的光腚孩子，都用好奇的目光围着她们，似乎第一次看到内地来的姑娘，这使她感到有点羞涩。

闲聊之中，她忽然问姨，这个地方并不造酒，为什么叫酒泉，姨给她讲了一个有趣的传说：

古时候有位将军在这里打了一个胜仗，皇上为犒赏三军，钦赐御酒一坛，将军爱兵不肯独饮，恰好这里有汪泉水，他便命人把酒倒进泉中，凡参战将士，每人三碗，以示庆贺。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戍边英雄的功德，就把这里起名叫酒泉。洪庆听得入了神，感到新鲜，这些在学校的高墙里面是不曾听说过的。

姨还告诉她，这里是通往老君庙油矿的必经之地。出城

往西，不远便是万里长城的西尽头嘉峪关，出关后，汽车再走半天多才能到矿上。矿工家属暂时住在这里，将来有了房子才能搬过去。洪庆看着扬尘大道，她的心似乎要飞了，多么想立刻飞到矿上，飞到姨父的身边。

两天后，洪庆坐上了大卡车，这将是她的最后一段旅程。姨托人安排她仍坐在驾驶室里，这样既舒服还可以看看景致。行车途中，每天都会出现些新奇的事，如带私货，带“黄鱼”什么的。抗战期间，内地交通困难，旅客塞些钱央求司机行个方便，于是就可以搭上车了，司机叫带“黄鱼”。今天这车不是带“黄鱼”，而是矿上派来专门接新工人的。只见大群小伙子争先恐后往车厢上挤，黑鸦鸦一片，看得她有点吃惊。不少老汉仰着脸往车上望，各人的眼睛都盯着自己的亲人，也有人用袖子拭着眼泪，喃喃地说些嘱咐的话。姨说了些什么，她一句也没听清。

车子一出城，路旁的树木便稀少起来，渐渐地一棵也没有了，眼前出现了一望无际，荒无人烟的戈壁滩。

中午时分，卡车到了嘉峪关。关于长城的事，地理上讲过，可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身临嘉峪关城下，她激动极了，车一停就急忙跳了下来，生怕失去观赏的机会。

车厢上一片混乱，头一个下车的那个年轻人动作非常敏捷，显然和别人不一样，他把脚踩在轮胎上，一纵身便落了地。其他小伙子都笨手笨脚，小心翼翼，老半天才下了车，小伙子们都是乡下人打扮，大多穿的破衣烂衫。

司机和洪庆中间还坐着一个矮胖子，随后他也很费劲儿地钻了出来。这时有人喊道：

“报告队长，小工李玉娃吐啦！”

那位被称为队长的矮胖子仰起脸往车厢上望了一下，不

屑地说：

“土包子，没坐过洋玩艺！”

队长不理睬呕吐的小伙子，却扭过头去对那些下了车的人发号施令说：“听着，现在汽车要加油，谁也不许乱跑！听明白了没有？”

说完，队长便迈着八字步扬长而去了。

洪庆踮起脚尖往车厢上望，上面就剩下那呕吐的小伙子，旁边还有一个陪着，看上去好象比他大两岁，怪可怜的。

“喂，你是晕车，还是胃病？”洪庆问道。

那小伙子恶心得说不上话来，看样子他自己也弄不清犯的是什么病。

“这样吧，我这里有药，你吃点试试看。”说罢，她立刻伸手从驾驶室的座位旁取出小提包，找到一只小瓶，倒出几个药片，交给陪伴的小伙子，又把自己背着的小铝壶也递了过去。

那位跳车敏捷的年轻人站在旁边，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他没有料到这辆颠簸的卡车上，还有位纤弱的女性，很是诧异。他知道矿上要招收大批小工，可没听说过招女工呀？莫非是家属？这不免使他猜测了一番。刚才他在车上被挤得透不过气来，现在很想找个地方歇歇腿，于是他漫步来到嘉峪关办事处，索性坐在台阶上休息。

洪庆目不转睛地看着嘉峪关城楼，她多么想登高一望，大饱眼福呀！怎奈城楼已经残破不堪，无法踏足。她失望地蹒跚着向办事处走来，看到那坐在台阶上休息的年轻人，便情不自禁地问道：

“你到城楼上面瞧过吗？”

“自然啦，”年轻人抬起头来，“我们经常到这里来。”

“上面有些什么？”她恳切地问。

“嘉峪关是明代万里长城西端的关隘——这你知道。西门道左侧有碑镌‘天下第一雄关’。不过，已经过几百年风雨剥蚀，关上古建筑损坏比较严重，关帝庙里的神像虽然雕塑极为精致，也是面貌全非了。”

“不说这些了，反正不能上去。”洪庆心里不痛快，不愿再往下说，于是转过话题，指着面前的院落说：“那里面能进吗？”

“自然啦。”年轻人仍是那句话。

他忽然感到有些窘，在这位标致俊秀的女性面前，腼腆的年轻人简直慌了神，他不知道如何是好。只见她留着齐耳短发，一对清澈明亮的大眼睛透出天真好奇的光芒，身上穿着极其普通的蓝布旗袍，足登一双黑色圆口布鞋，这一切给人一种庄重温良的感觉。他带路走进了大门。

这是一所小四合院，三面走廊，院中间修了个小池塘，几只雪白的鸭子游来游去，荡起一圈一圈的小波浪，十分好看。要说酒泉是戈壁绿洲的话，这里就是世外桃源了。

“还真有这么个别致的地方呢。”洪庆自言自语。在戈壁地带有这么个含有诗情画意的小院落，实在出她意料之外。

“这里还打算建成塞外乐园哩。”年轻人富有诱惑地说。

洪庆不由向他瞥了一眼：高高的身材，清瘦的面庞，眼睛不大却饱含锐气，言谈举止都流露出一种敦厚和朴实。他的西服褪了色，已经看不清是什么颜色了，那顶有沿的帽子上尽是灰尘和污垢。她断定这青年是矿上的人，但猜不出他从事的是什么工作。

“你们都是到矿上去的吧？”洪庆用极其稚气的口吻问。

那青年点了下头。

“这么多人都情愿到矿上去？”

“是的，这是一种抽壮丁的办法。”青年低声告诉她。

洪庆张大眼睛，她似乎不明白青年的话。

“换句话说，他们到矿上去当小工，就可以不被抓壮丁了。”青年解释道。

“哦，原来是这样。”她恍然大悟。

洪庆陷入了沉思，她发现世间竟有这么聪明的人，想出这些使人哭笑不得的绝妙办法，把别人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时，北屋的门开了，走出一个人来，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穿着合身的制服。看到那青年，他热情地招呼道：

“哎，那不是钟向明吗？你到哪去？”

“回矿。”青年回答。

“有事？”

“有，就在外面。”

“怎么不进来坐一会儿？”

“车子正在加油，怕掉车，不坐啦。”

“有座位吗？”

“哪里，这是接小工上矿的车，和他们挤在大厢上。”

“那不是活受罪吗？不如在这里住一宿，明天我想办法给您联系个座位。”那人诚恳地说。

钟向明执意不肯，那人只好作罢。

他是“自讨苦吃”搭上这挤得要死的卡车的。昨天他从高台赶到酒泉，在招待所住了一夜，早上起来到办事处去找郑科长，联系搭车上矿的事。

“你准备什么时候走？”郑科长摘下眼镜，用手帕不住地

擦着。

“今天。”钟向明说。

“什么？今天？老兄，你急什么？进城歇两天嘛，在野外够辛苦的。这样吧，明天我给你想办法。”

钟向明最怕和那些官腔官调的人打交道，他曾多次和郑科长接触，郑科长对这位年轻的技术员，总是一味敷衍，不是推脱，就是说些模棱两可的话。

“难道今天就不行吗？”

“车倒是有，送小工上矿的车，驾驶室已经有人，大厢上你也肯坐？”

“我的事情多，很忙，只要今天能到矿，大厢也可以。”

“好，好，那可是你自己说的，别怨我。”

钟向明爽朗地回答：“放心吧。”

这个年轻人，什么时间都是忙，有福不会享，现在还是宁挤大厢也要早点赶回矿上。

“集合啦！集合啦！”门外响起矮胖子粗暴的嗓音。

钟向明向那位热心人招手表示感谢，也表示告别。洪庆跟随着他匆匆走出了小院。

矮胖子点了下名，小工们这才一窝蜂似地往车厢上爬。钟向明是最后一个上车，他拚命挤着，才象插蜡烛似的有个立锥之地。

卡车又发动了。那呕吐的小伙子现在平静多了，不知是药的作用还是肚子里没有了可吐的东西。他的脸色蜡黄，淡淡的眉毛下，一双乌亮的眼睛，仍然显得很机灵。钟向明瞅了瞅满车厢的人，数他最矮小，心想，这么个小娃娃也到矿上去充壮丁？他挺同情这帮离开家的小伙子。

为解闷儿，他和大伙儿闲聊起来。搞探测，到处跑，经

常需要吃老乡的饭，住老乡的炕，习惯了，看到老乡很亲切，乐意和他们说笑。有人介绍说，刚才呕吐的小伙子叫李玉娃，陪伴的叫孟大顺。小伙子们也都上下打量这位陌生人，他那褪色的西服加上满是尘土，既不象乡下人，也不象城里人，然而他们聊得挺投脾气，很快就结成了伙伴。

出了嘉峪关，卡车奔驰在一展千里的戈壁滩上。满目焦黄，连个人影也不见。然而洪庆的心却是火热的，她兴奋、激动，充满了憧憬。祖国的土地是多么辽阔啊！她怀着满腔热情，默默念叨着：“我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就要开始了！”

卡车突然停了下来，洪庆明白，老爷车又出了毛病。经过长途旅行，她对汽车的抛锚已司空见惯了，并不感到意外。

戈壁滩上本来就很燥热，车一停下，简直象掉进了火炉里，背上的汗水“唰”一下淌成了渠沟。大伙儿跳下来拥在车的背阴处乘凉，有个小伙子用衣角扇着风说：

“关外原来是这个熊样，跑到这里受罪，还不如去当壮丁！”

这时李玉娃来了点精神，他“嘿嘿”一笑说：“没听人说？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去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

这话不假，古时戍守边疆的将士及流放的罪人，大半出此关，生还者寡。

钟向明也挤在人群里随和着说：“是嘛，古人说‘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嘛！”

本来他是为了凑热闹，没想到一席话说得大伙儿更丧气了，个个耷拉下了脑袋，直盯盯瞅着面前的戈壁滩。偶尔窜出只兔子，很快就又钻入了红柳丛中。

洪庆喜爱文学，一听就知道那是王之涣的《凉州词》，心里很不自在，似乎迎面浇来一瓢凉水。她是从千里之外，自己寻求到此的，总希望所有的一切都给她带来美好的印象，一激动，她便推开车门跳下来，用不高的声音冲着钟向明说：

“先生，你知道吗？古时候这里出过不少英勇善战的将士哩。”

大伙一愣，谁也没料到这位文静的小姐会插进话来。钟向明被问得面红耳赤，无以对答。平时他就害怕和女性接触，这会儿更感到不好意思，后悔自己不该多嘴。

忽然有个小伙子替钟向明抱不平，他愣头愣脑地对洪庆说：“你怎么知道？”

这时洪庆也意识到刚才自己说话太冲动，为了缓和气氛，急忙眨眨眼睛说：“你们听，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李玉娃来了精神，他拍着手说：“我想起来了，小时候先生给我们念过，这叫唐诗。”

又有人说：“请小姐再给我们念一个听听。”

大伙儿“哗”一下鼓起掌来。

说笑声惊醒了坐在里面打瞌睡的胖子队长，他艰难地钻出驾驶室，干咳了两声，喊道：“嚷嚷什么！嚷嚷什么！”

司机笑着说：“那位小姐在念诗，你也来一个？”

矮胖队长瞅了瞅洪庆，怕被别人小看，便欣然应允了，他张大嗓门卖弄地吼道：“过去是，出了嘉峪关，母猪赛貂蝉。今天哪？出了嘉峪关，有朵大牡丹！”

大伙儿“轰”地笑了。

洪庆听出了他的用意，有点生气，这时她想到了《红楼

梦》上的薛蟠，也就不和他计较了。平静下来后，《西游记》中唐僧取经的故事又浮现在她的眼前，他们师徒遇到那么多惊险的磨难，而自己离开学校，来到边塞之地，等待着的又是什么？很难预料。

司机鼓捣了半天，车子总算又能开动了。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才到检查站。这里没有大门，只有四尊粗大的方形砖柱，以此为界，外人不得随便进入，矿工们不得随便出去，双脚迈进去，如同鸟儿进了笼子。司机把证件交给荷枪实弹的矿警，那矿警看后，机械地挥了下小旗，车子便开进了矿区。

二 两个同事

一进矿区，车上的眼睛便都忙不过来了，洪庆也是东瞅老鸦西看雁，连平平常常的房子，普普通通的人，都会使她感兴趣。

“果然又到了有人居住的地方。”她心想。这一切是多么离奇！中国之大，自己却千里迢迢来到这梦幻般的角落。

矿区是茫茫戈壁中一个孤零零的小天地，坐落在祁连山脚，其实就是在一条狭小的山沟里。

卡车顺着公路行驶，在一个拐弯的场所刹了车，终点站到了，车上的人们活跃起来，一片混乱，小工们纷纷下了车。钟向明刚一挪窝，就感到两腿麻木，动弹不得，活动了一会儿，方才好了一点，不管怎样，总算当天赶到了矿上。

洪庆环视一下四周，没见姨父的影儿，大失所望，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心想：“姨不是给他打了电话吗？为什么没来接我呢？”

钟向明背着包，扛起带回来准备充电的蓄电池，刚走几步，听到后面有脚步声在追赶他。

“喂，等一等，我想打听一下，医院在哪里，怎么走法？”

他站住脚，回头一看，追上来的那位同车的小姐。

“到医院去？正好同路，跟我走吧。”

这年轻人和小工们说话很随便，和女性说话就象有什么东西梗在咽喉里，不那么畅快。

辽阔的戈壁滩徐徐地撒开了它那朦朦的夜幕，天渐渐黑了。洪庆紧跟在钟向明后面，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分辨不出东西南北。他们默默地走了一阵，还是洪庆先开口：

“请问，这里的医院，有几位医生，几位护士？”

“一位医生，一位护士。”钟向明简短回答。他感到新鲜，不知为什么她会提出这么个问题。

“怎么？只有一位医生，一位护士？”

“是呀，医生，护士谁愿到这边远的矿区来？”

“啊——”洪庆拖长声音应着，似乎明白了。

青年扭过头向这位少女投去一双好奇的目光。

“我叫洪庆，新来的护士。”洪庆首先自我介绍。

钟向明停下脚步，把她又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么年轻的姑娘到偏僻的矿区来当护士，太使他感到惊异了。

“那太好了！”青年表示欢迎，立即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对方，“我姓钟，钟表的钟，向，方向的向，明，明白的明，钟向明。”

洪庆看着他那憨厚的样子，“格格”笑着说：“知道，在嘉峪关办事处，我就知道了钟先生的大名。”

钟向明觉得自己实在有点冒失，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他说：

“我路过医院，可以把你送到。”

洪庆看着这位带路人如此认真的劲儿，怪可笑的。她是为了逃婚，才来投奔姨的，昨天在酒泉，姨好不容易才为她办好上矿的手续，又打了电话给她的姨父，告诉他洪庆今天

坐车上矿，要他到车站接，他答应好好的，然而却没见来。眼下人生地不熟，天也黑了，怎么办呢？她只好招呼个人，问一下路，反正自己是搞医务的，先到医院再说。

钟向明抄小路上了坡，洪庆紧紧跟着，不久他们便在一所一字形灰色房子门前停了下来，里面透出一些灯光，钟向明介绍说：

“到了，这里就是医院。”

“谢谢。”

钟向明日送洪庆进了医院，自己才迈步往前走，不一会儿就到了单身宿舍。这也是一所灰色的平房，一进门是小饭厅，摆着几张圆桌，向右是狭窄的过道。到门口，他掏出钥匙开了门。房间很小，靠床对放着两张单人板床，中间背靠背两张三屉桌，看样子，床板也就代替了凳子。钟向明的三屉桌上堆满了书和图，床上也很杂乱。对面那张床却截然不同，上面的床单象是刚浆洗过的，非常平整。

钟向明提起用油桶改成的茶壶，掂了掂，里面还有半壶水，便从背包里取出搪瓷杯，“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了三大杯，放下杯子又忙不迭拾掇屋子。他把床上的灰尘掸掉，又把床单拉拉平才歇下来。回头看时，他的桌上还扔着几双臭袜子和几件脏衣服，怎么看也不是自己的。原来他这儿住着一位“爱干净”的同屋，把换下来的袜子衣服就这样扔在了别人的桌子上。他正在收拾，只听过道里有人喊：

“请问，哪一位在宿舍？”

钟向明拉开门，探头往外望，见是医院的刘大夫。

“哦，刘大夫，有事吗？”

“是小钟呀，有个事麻烦你，我们医院新来了一位护士，你也知道，眼下房子紧，你们的单身宿舍离我们医院最